

第十一回

宋庄公贪赂构兵 郑祭足杀婿逐主

却说宋庄公遣人致书称贺，就索取三城，及白璧、黄金、岁输谷数。厉公召祭足商议。厉公曰：“当初急于得国，以此恣其需索，不敢违命。今寡人即位方新，就来责偿；若依其言，府库一空矣。况嗣位之始，便失三城，岂不贻笑邻国？”祭足曰：“可辞以‘人心未定，恐割地生变，愿以三城之贡赋，代输于宋。’其白璧、黄金，姑与以三分之一，婉言谢之。岁输谷数，请以来年为始。”厉公从其言，作书报之，先贡上白璧三十双，黄金三千镒，其三城贡赋，约定冬初交纳。使者还报，宋庄公大怒曰：“突死而吾生之，突贫贱而吾富贵之，区区所许，乃子忽之物，于突何与，而敢吝惜？”即日，又遣使往郑坐索，必欲如数，且立要交割三城，不愿输赋。

厉公又与祭足商议，再贡去谷二万钟。宋使去而复来，传言：“若不满所许之数，要祭足自来回话。”祭足谓厉公曰：“宋受我先君大德，未报分毫，今乃恃立君之功，贪求无厌，且出言无礼，不可听也。臣请奉使齐、鲁，求其宛转。”厉公曰：“齐、鲁肯为郑用乎？”祭足曰：“往年我先君伐许伐宋，无役不与齐、鲁同事。况鲁侯之立，我先君实成之，即齐不厚郑，鲁自无辞。”厉公曰：“宛转之策何在？”祭足曰：“当初华督弑君而立子冯，吾先君与齐、鲁，并受贿赂，玉成其事。鲁受郕之大鼎，吾国亦受商彝。今当诉告齐、鲁，以商彝还宋，宋公追想前情，必愧而自止。”厉公大喜曰：“寡人闻仲之言，如梦初醒。”即遣使赍了礼币，分头往齐、鲁二国，告立新君，且诉以宋人忘恩背德，索赂不休之事。使人到鲁致命，鲁桓公笑曰：“昔者，宋君行赂于敝邑，止用一鼎，今得郑赂已多，犹未满意乎？寡人当身任之，即日亲往宋，为汝君求解。”使者谢别。

再说郑使至齐致命，齐僖公向以败戎之功，感激子忽，欲以次女文姜连

姻，虽然子忽坚辞，到底齐侯心内，还偏向他一分。今日郑国废忽立突，齐侯自然不喜，谓使者曰：“郑君何罪，辄行废立？为汝君者，不亦难乎？寡人当亲率诸侯，相见於城下。”礼币俱不受。使者回报厉公，厉公大惊，谓祭足曰：“齐侯见责，必有干戈之事，何以待之？”祭足曰：“臣请简兵搜乘，预作准备，敌至则迎，又何惧焉？”

且说鲁桓公遣公子柔往宋，订期相会。宋庄公曰：“既鲁君有言相订，寡人当躬造鲁境，岂肯烦君远辱？”公子柔返命。鲁侯再遣人往约，酌地之中，在扶锺为会，时周桓王二十年秋九月也。

宋庄公与鲁侯会于扶锺。鲁侯代郑称谢，并为求宽。宋公曰：“郑君受寡人之恩深矣。譬之鸡卵，寡人抱而翼之，所许酬劳，出彼本心。今归国篡位，直欲负诺，寡人岂能忘情乎？”鲁侯曰：“大国所以赐郑者，郑岂忘之？但以嗣服未久，府库空虚，一时未得如约，然迟速之间，决不负诺，此事寡人可以力保。”宋公又曰：“金玉之物，或以府库不充为辞，若三城交割，只在片言，何以不决？”鲁侯曰：“郑君惧失守故业，遗笑列国，故愿以赋税代之，闻已纳粟万锺矣。”宋公曰：“二万锺之入，原在岁输数内，与三城无涉，况所许诸物，完未及半。今日尚然，异日事冷，寡人便何望焉？惟君早为寡人图之。”鲁侯见宋公十分固执，怏怏而罢。

鲁侯归国，即遣公子柔使郑，致宋公不肯相宽之语。郑伯又遣大夫雍纠捧著商彝，呈上鲁侯，言：“此乃宋国故物，寡君不敢擅留，请纳还宋府库，以当三城。更进白璧三十双，黄金二千镒，求君侯善言解释。”鲁桓公情不能已，只得亲至宋国，约宋公于谷邱之地相会。二君相见礼毕，鲁侯又代郑伯致不安之意，呈上白璧、黄金如数。鲁侯曰：“君谓郑所许诸物，完未及半，寡人正言责郑，郑是以勉力输纳。”宋公并不称谢，但问：“三城何日交割？”鲁侯曰：“郑君念先人世守，不敢以私恩之故，轻弃封疆。今奉一物，可以相当。”即命左右将黄锦袱包裹一物，高高捧著，跪献于宋公之前。宋公闻说“私恩”二字，眉头微皱，已有不悦之意。及启袱观看，认得商彝，乃当初宋国赂郑之物，勃然变色，佯为不知，问：“此物何用？”鲁侯曰：“此大国故府之珍，郑先君庄公，向曾效力于上国，蒙上国赐以重器，藏为世宝，嗣君不敢自爱，仍归上国。乞念昔日更事之情，免其纳地。郑先君咸受其赐，岂惟嗣君？”宋公见提起旧事，不觉两颊发赤，应曰：“往事寡人已忘之矣，将归问之故府。”正议论间，忽报：“燕伯朝宋，驾到谷邱。”宋公即请燕伯与鲁侯一处相见。燕伯见宋公，诉称：“地邻于齐，尝被齐国侵伐，寡人愿邀君之灵，

请成于齐，以保社稷。”宋公许之。鲁侯谓宋公曰：“齐与纪世仇，尝有袭纪之心，君若为燕请成，寡人亦愿为纪乞好，各修和睦，免构干戈。”三君遂一同于谷邱结盟。鲁桓公回国，自秋至冬，并不见宋国回音。

郑国因宋使督促财贿，不绝于道，又遣人求鲁侯。鲁侯只得又约宋公于虚龟之境面会，以决平郑之事。宋公不至，遣使报鲁曰：“寡君与郑自有成约，君勿与闻可也。”鲁侯大怒，骂曰：“匹夫贪而无信，尚然不可，况国君乎？”遂转轅至郑，与郑伯会于武父之地，约定连兵伐宋。髡翁有诗云：

逐忽弑隐并元凶，同恶相求意自浓。

只为宋庄贪诈甚，致令鲁郑起兵锋。

宋庄公闻鲁侯发怒，料想欢好不终，又闻齐侯不肯助突，乃遣公子游往齐结好，诉以子突负德之事：“寡君有悔于心，愿与君协力攻突，以复故君忽之位，并为燕伯求平。”使者未返，宋疆吏报：“鲁、郑二国兴兵来伐，其锋甚锐，将近睢阳。”宋公大惊，遂召诸大夫计议迎敌。公子御说谏曰：“师之老壮，在乎曲直。我贪郑赂，又弃鲁好，彼有词矣。不如请罪求和，息兵罢战，乃为上策。”南宫长万曰：“兵至城下，不发一矢自救，是示弱也，何以为国？”太宰督曰：“长万言是也。”宋公遂不听御说之言，命南宫长万为将。长万荐猛获为先锋，出车三百乘。两下排开阵势。鲁侯、郑伯并驾而出，停车阵前，单搦宋君对话。宋公心下怀惭，托病不出。南宫长万远远望见两枝绣盖飘扬，知是二国之君，乃抚猛获之背曰：“今日尔不建功，更待何时？”猛获应命，手握浑铁点钢矛，麾车直进。鲁、郑二君看见来势凶猛，将车退后一步，左右拥出二员上将，鲁有公子溺，郑有原繁，各驾戎车迎住。先问姓名，答曰：“吾乃先锋猛获是也。”原繁笑曰：“无名小卒，不得污吾刀斧，换你正将来决一死敌。”猛获大怒，举矛直刺原繁，原繁抡刀接战，子溺指引鲁军，铁叶般裹来。猛获力战二将，全无惧怯，鲁将秦子、梁子、郑将檀伯，一齐俱上。猛获力不能加，被梁子一箭射着右臂，不能持矛，束手受缚。兵车甲士，尽为俘获，只逃走得步卒五十余人。

南宫长万闻败，咬牙切齿曰：“不取回猛获，何面目入城？”乃命长子南宫牛，引车三十乘搦战：“佯输诈败，诱得敌军追至西门，我自有计。”南宫牛应声而出，横戟大骂：“郑突背义之贼，自来送死，何不速降？”刚遇郑将引着弓弩手数人，单车巡阵，欺南宫牛年少，便与交锋。未及三合，南宫牛回车便走，郑将不舍，随后赶来。将近西门，炮声大举，南宫长万从后截住，南宫牛回车，两下夹攻。郑将连发数箭，射南宫牛不着，心里落慌，被南宫

长万跃入车中，只手擒来。郑将原繁，闻知本营偏将单车赴敌，恐其有失，同檀伯引军疾驱而前，只见宋国城门大开，太宰华督自率大军，出城接应。这里鲁将公子溺，亦引秦子、梁子助战。两下各秉火炬，混杀一场，直杀至鸡鸣方止，宋兵折损极多。南宫长万将郑将献功，请宋公遣使到郑营，愿以郑将换回猛获，宋公许之。宋使至于郑营，说明交换之事。郑伯应允，各将槛车推出阵前，彼此互换。郑将归于郑营，猛获仍归宋城去了。是日，各自休息不战。

却说公子游往齐致命，齐僖公曰：“郑突逐兄而立，寡人之所恶也。但寡人方有事于纪，无暇及此，倘贵国肯出师助寡人伐纪，寡人敢不相助伐郑？”公子游辞了齐侯，回复宋公去讫。

再说鲁侯与郑伯在营中，正商议攻宋之策，忽报纪国有人告急。鲁侯召见，呈上国书，内言：“齐兵攻纪至急，亡在旦夕，乞念婚姻世好，以一旅拔之水火。”鲁桓公大惊，谓郑伯曰：“纪君告急，孤不得不救。宋城亦未可猝拔，不如撤兵，量宋公亦不敢复来索赂矣。”郑厉公曰：“君既移兵救纪，寡人亦愿悉率敝赋以从。”鲁侯大喜，即时传令拔寨，齐望纪国进发。鲁侯先行三十里，郑伯引军断后。宋国先得了公子游回音，后知敌营移动，恐别有诱兵之计，不来追赶，只遣谍远探。回报：“敌兵尽已出境，果往纪国。”方才放心。太宰华督奏曰：“齐既许助攻郑，我国亦当助其攻纪。”南宫长万曰：“臣愿往。”宋公发兵车二百乘，仍命猛获为先锋，星夜前来助齐。

却说齐僖公约会卫侯，并征燕兵。卫方欲发兵，而宣公适病薨，世子朔即位，是为惠公。惠公虽在丧中，不敢推辞，遣兵车二百乘相助。燕伯惧齐吞并，正欲借此修好，遂亲自引兵来会。纪侯见三国兵多，不敢出战，只深沟高垒，坚守以待。忽一日报到：“鲁、郑二君，前来救纪。”纪侯登城而望，心中大喜，安排接应。

再说鲁侯先至，与齐侯相遇于军前。鲁侯曰：“纪乃敝邑世姻，闻得罪于上国，寡人躬来请赦。”齐侯曰：“吾先祖哀公为纪所讐，见烹于周，于今八世，此仇未报。君助其亲，我报其仇，今日之事，惟有战耳。”鲁侯大怒，即命公子溺出车。齐将公子彭生接住厮杀。彭生有万夫不当之勇，公子溺如何敌得过？秦子、梁子二将，并力向前，未能取胜，刚办得架隔遮拦。卫、燕二主，闻齐、鲁交战，亦来合攻。却得后队郑伯大军已到，原繁引檀伯众将，直冲齐侯老营。纪侯亦使其弟羸季，引军出城相助，喊声震天。公子彭生不敢恋战，急急回辕。六国兵车，混做一处相杀。鲁侯遇见燕伯谓曰：“谷邱之

盟，宋、鲁、燕三国同事。口血未干，宋人背盟，寡人伐之。君亦效宋所为，但知媚齐目前，独不为国家长计乎？”燕伯自知失信，垂首避去，托言兵败奔逃。卫无大将，其师先溃，齐侯之师亦败，杀得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，彭生中箭几死。正在危急，又得宋国兵到，鲁、郑方才收军。胡曾先生咏史诗云：

明欺弱小恣贪谋，只道孤城顷刻收。

他国未亡我已败，令人千载笑齐侯。

宋军方到，喘息未定，却被鲁、郑各遣一军冲突前来，宋军不能立营，亦大败而去。各国收拾残兵，分头回国。齐侯回顾纪城，誓曰：“有我无纪，有纪无我，决不两存也！”纪侯迎接鲁、郑二君入城，设享款待，军士皆重加赏犒。嬴季进曰：“齐兵失利，恨纪愈深。今两君在堂，愿求保全之策！”鲁侯曰：“今未可也，当徐图之。”次日，纪侯远送出城三十里，垂泪而别。

鲁侯归国后，郑厉公又使人来修好，寻武父之盟。自此鲁、郑为一党，宋、齐为一党。时郑国守栎大夫子元已卒，祭足奏过厉公，以檀伯代之，此周桓王二十二年也。

齐僖公为兵败于纪，怀愤成疾，是冬病笃，召世子诸儿至榻前，嘱曰：“纪吾世仇也，能灭纪者，方为孝子。汝今嗣位，当以此为第一件事。不能报此仇者，勿入吾庙！”诸儿顿首受教。僖公又召夷仲年之子无知，使拜诸儿，嘱曰：“吾同母弟，只此一点骨血，汝当善视之。衣服礼秩，一如我生前可也。”言毕，目遂瞑。诸大夫奉世子诸儿成丧即位，是为襄公。

宋庄公恨郑入骨，复遣使将郑国所纳金玉，分赂齐、蔡、卫、陈四国，乞兵复仇。齐因新丧，止遣大夫雍廪，率车一百五十乘相助，蔡、卫亦各遣将同宋伐郑。郑厉公欲战，上卿祭足曰：“不可。宋大国也，起倾国之兵，盛气而来，若战而失利，社稷难保；幸而胜，将结没世之怨，吾国无宁日矣！不如纵之。”厉公意犹未决。祭足遂发令，使百姓守城，有请战者罪之。宋公见郑师不出，乃大掠东郊，以火攻破渠门，入及大逵，至于太宫，尽取其椽以归，为宋卢门之椽以辱之。郑伯郁郁不乐，叹曰：“吾为祭仲所制，何乐乎为君？”于是阴有杀祭足之意。

明年春三月，周桓王病笃，召周公黑肩于床前，谓曰：“立子以嫡，礼也。然次子克，朕所鍾爱，今以托卿。异日兄终弟及，惟卿主持。”言讫遂崩。周公遵命，奉世子佗即王位，是为庄王。

郑厉公闻周有丧，欲遣使行吊。祭足固谏，以为：“周乃先君之仇，祝聃曾射王肩，若遣人往吊，只取其辱。”厉公虽然依允，心中愈怒。

一日，游于后圃，止有大夫雍纠相从。厉公见飞鸟翔鸣，凄然而叹。雍纠进曰：“当此春景融和，百鸟莫不得意，主公贵为诸侯，似有不乐之色，何也？”厉公曰：“百鸟飞鸣自繇，全不受制于人。寡人反不如鸟，是以不乐。”雍纠曰：“主公所虑，岂非秉钧之人耶？”厉公嘿然。雍纠又曰：“吾闻‘君犹父也，臣犹子也。’子不能为父分忧，即为不孝，臣不能为君排难，即为不忠。倘主公不以纠为不肖，有事相委，不敢不竭死力！”厉公屏去左右，谓雍纠曰：“卿非仲之爱婿乎？”纠曰：“婿则有之，爱则未也。纠之婚于祭氏，实出宋君所迫，非祭足本心。足每言及旧君，犹有依恋之心，但畏宋不敢改图耳。”厉公曰：“卿能杀仲，吾以卿代之，但不知计将安出？”雍纠曰：“今东郊被宋兵残破，民居未复。主公明日命司徒修整廛舍，却教祭足赍粟帛往彼安抚居民，臣当于东郊设享，以鸩酒毒之。”厉公曰：“寡人委命于卿，卿当仔细。”

雍纠归家，见其妻祭氏，不觉有皇遽之色。祭氏心疑，问：“朝中今日有何事？”纠曰：“无也。”祭氏曰：“妾未察其言，先观其色，今日朝中，必无无事之理。夫妇同体，事无大小，妾当与知。”纠曰：“君欲使汝父往东郊安抚居民，至期，吾当设享于彼，与汝父称寿，别无他事。”祭氏曰：“子欲享吾父，何必郊外？”纠曰：“此君命也，汝不必问。”祭氏愈疑，乃醉纠以酒，乘其昏睡，佯问曰：“君命汝杀祭仲，汝忘之耶？”纠梦中糊涂应曰：“此事如何敢忘！”早起，祭氏谓纠曰：“子欲杀吾父，吾已尽知矣。”纠曰：“未尝有此。”祭氏曰：“夜来子醉后自言，不必讳也。”纠曰：“设有此事，与尔何如？”祭氏曰：“既嫁从夫，又何说焉？”纠乃尽以其谋告于祭氏。祭氏曰：“吾父恐行止未定，至期，吾当先一日归宁，怂恿其行。”纠曰：“事若成，吾代其位，于尔亦有荣也。”

祭氏果先一日回至父家，问其母曰：“父与夫二者孰亲？”其母曰：“皆亲。”又问：“二者亲情孰甚？”其母曰：“父甚于夫。”祭氏曰：“何也？”其母曰：“未嫁之女，夫无定而父有定；已嫁之女，有再嫁而无再生。夫合于人，父合于天，夫安得比于父哉！”其母虽则无心之言，却点醒了祭氏有心之听，遂双眼流泪曰：“吾今日为父，不能复顾夫矣！”遂以雍纠之谋，密告其母，其母大惊，转告于祭足。祭足曰：“汝等勿言，临时吾自能处分。”

至期，祭足使心腹强钁，带勇士十余人，暗藏利刃跟随，再命公子闾率家甲百余，郊外接应防变。祭足行至东郊，雍纠半路迎迓，设享甚丰。祭足曰：“国事奔走，礼之当然，何劳大享。”雍纠曰：“郊外春色可娱，聊具一酌节劳耳。”言讫，满斟大觥，跪于祭足之前，满脸笑容，口称百寿。祭足假作

相搀，先将右手握纠之臂，左手接杯浇地，火光迸裂，遂大喝曰：“匹夫何敢弄吾！”叱左右：“为我动手。”强钏与众勇士一拥而上，擒雍纠缚而斩之，以其尸弃于周池。厉公伏有甲士在于郊外，帮助雍纠做事，早被公子闾搜着，杀得七零八落。厉公闻之，大惊曰：“祭仲不吾容也！”乃出奔蔡国。后有人言及雍纠通知祭氏，以致祭足预作准备，厉公乃叹曰：“国家大事，谋及妇人，其死宜矣。”

且说祭足闻厉公已出，乃使公父定叔往卫国迎昭公忽复位，曰：“吾不失信于旧君也。”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